

八

編

類

纂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七

大學衍義補

禮類秋祭祀

內外羣祀之禮

舜典徧周也于羣神

詩周頌時邁篇曰懷來也柔安也百神。及河喬嶽。允信也王

維后。

周禮大宗伯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醯辜祭四方百

物

吳徵曰狸沈者山林之祭其牲玉狸之川澤之祭

其牲玉沈之，醢黍稷，披牲胸中，曰醢磔之田辜。

臣按：大宗伯既以血祭祭五嶽，又以醴沈祭山。

林川澤，蓋五嶽名山，乃次祀而山林川澤能興雲雨，見怪物者，其羣小祀歟。孔氏以之解舜典羣神有所自也。

司服王祭羣小祀則玄冕。

鄭玄曰：羣小祀，山林川澤墳衍四方百物之屬。

禮記禮器一獻質，又曰一獻孰。

鄭玄曰：祭羣小祀最早，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略。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成勤事，則

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臣按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者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泛及無統者異矣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帝王廟乃以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傳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魏徵郭子儀李晟曹彬濟美韓世

忠岳飛張浚本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溫伯  
顏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  
一心者。然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者，蓋  
惟取其純德鉅功，位列而通祀之，非若前代隨  
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臣愚竊以爲昔者  
建都南京，歷代帝王廟因在彼，今

郊廟既立于北，則帝王廟亦當從之而北焉。或

謂元世祖無功於中國，而其臣木華黎輩亦皆爲中國害者，不祀亦可。

漢高祖二年，或言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神，至今血食  
天下，於是制詔天下立靈星洞，常以歲時祀以牛。

臣按后稷祠而謂之靈星者以稷配靈星也又按漢舊儀修復周家舊祀后稷常以八月祭以太牢爲民祈農報功

隋制祀先代王公帝堯於平陽以契配帝舜於河東咎繇配夏禹於安邑伯益配商湯於汾陰伊尹配文王武王於澧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漢高祖於長陵蕭何配

唐天寶六載勅三皇五帝創物垂範宜有欽崇三皇伏羲以句芒配神農以祝融配黃帝以風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顓頊以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

八編禮集 卷四十一  
唐堯以義仲義叔配虞舜以夔龍配其擇日置廟樂  
用宮懸牲用少牢以春秋致享

臣按此祀三皇之始前此堯舜各祭於所都之  
地今乃併三皇立廟焉

七載又詔置廟祀三皇以前帝王天皇氏地皇氏人  
皇氏有巢氏燧人氏

臣按此祀三皇以前帝王之始然皇莫大於伏  
羲神農黃帝帝莫盛於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王  
莫備於禹湯文武經史所紀者僅此而已三皇  
以前世涉洪荒事屬茫昧有陵墓者命有司守

之不立廟祀可也

代宗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宜獨近廟佃戶克掃除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先代帝王陵寢宜令所屬州府  
遣近戶守視其冢墓有壞毀者亦加修葺乾德元年  
又詔曰歷代帝王國有常享著于甲令可舉而行五  
代亂離率多廢墜其高辛廟堯廟舜廟夏禹廟商湯  
廟周文王武王廟漢高祖長陵宜令有司每三年一  
享嚴禁樵採後又命祀漢光武及唐太宗廟

四年又詔太昊女媧炎帝黃帝顓頊高辛唐堯虞舜  
夏禹成湯周文武漢高祖世祖唐太祖太宗十有六



帝各給守陵五戶唐使春秋奉祀商太戊武丁周成  
康漢文宣魏太祖晉武帝後周太祖隋高祖十帝各  
給三戶歲一享秦始皇漢景武明章魏文帝後魏孝  
文帝唐玄肅憲宣梁太祖後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十五  
帝各給二戶三年一祭周桓王靈王景王威烈王漢  
元成哀平和殤安順沖質獻魏明高貴鄉公陳留王  
晉惠懷愍西魏文帝東魏孝靜唐高宗中宗睿宗德  
宗順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昭宗梁少帝  
後唐末帝三十八帝止禁採樵

臣按曹操以篡得國未嘗即帝位也而亦列于

成康漢文之間，朱溫篡弒其君，無復人理，而亦得預於景武玄憲之列，則似無別矣。至於北朝五代之陵墓，皆禁樵採，而於南朝獨遺者，是時吳蜀未平也。嗚呼！宋祖此舉，雖若爲崇奉帝王而設，然其品第之間，亦寓抑揚之意。後世人主鑒之，亦知所以自勉矣。我

朝於帝王陵廟，旣命有司歲時修葺，又於三年一次出祝文香帛，遣太常寺樂舞生齋往所在，命有司致祭。其所祀者，伏羲、媧皇、神農、軒轅、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商、湯、商中宗、高宗。

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  
宣帝光武魏文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周世  
宗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孝宗理宗元世祖凡  
三十六帝是皆盛德之主有功於生民者是  
皆出於我

聖祖之所選定可謂公且嚴矣其視前代之所取

舍豈不大有選庭哉

以上歷代帝王之祀

唐玄宗天寶七載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  
所載德行彌高者所在宜置祠宇量事致祭

臣按後世祭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始於此所謂

忠臣者十有六人商傳說箕子微子比干齊管夷吾晏嬰晉羊舌叔向魯季孫行父鄭東里子產燕樂毅趙蘭相如楚屈原漢霍光蕭望之丙吉諸葛亮也義士者八人殷伯夷叔齊周秦伯吳季札魏段干木齊魯仲連楚申包胥漢紀信也孝婦者七人周太姜太任太姒魯大夫妻敬姜鄒孟軻母漢陳宣孝婦曹世叔妻大家也烈女者十有四人周宣王齊姜魏太子共姜楚莊王樊姬楚昭王女宋共伯姬梁宣高行齊杞梁妻趙趙括母漢班婕妤王陵母張湯母

嚴延年母淳于緹縈也以上並令郡縣長官造  
其所在立爲祠宇春秋二時擇日致祭

宋太祖開寶三年詔前代功臣烈士宜令有司詳其  
勲業優劣以聞有司言齊孫臏晏嬰晉公孫杵臼燕  
樂毅漢曹參陳平韓信周亞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蜀  
主劉備關羽張飛諸葛亮唐房玄齡長孫無忌魏徵  
李靖李勣尉遲敬德渾瑊段秀實等皆勲德高邁爲  
當時之冠晉趙簡子齊孟嘗君趙奢漢丙吉唐高  
士廉唐儉岑文本馬周爲之次南燕慕容德唐裴寂  
元稹又其次詔孫臏等各置守冢三戶趙簡子等各

兩戶悉蠲其役慕容德等祭樵採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詔曰周文公且制禮作樂垂之千載祠宇未設闕孰甚焉可追封文憲王於曲阜縣建廟春秋委本州長吏致祭

臣按自唐以前並祀周公而以孔子配自後專祀孔子而周公無廟誠闕典也後世宜爲建廟於魯地一視孔子有司歲祀用釋奠儀但不通祀於天下庶於祀之典爲稱

神宗元豐三年詔前代百辟卿士載於祀典者皆不

名

元豐六年太常寺言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而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從其本號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從之

臣按前代鬼神皆有封號贈謚至

本朝始詔華天下神封其詔畧曰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歷代忠臣烈士亦皆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

稱皆與革去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為  
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嗚呼

聖祖此詔一洗千古之謬可以為萬世法矣

以上忠臣

烈士之祭

漢成帝時匡衡奏罷五峙及陳寶祠復條奏長安厩  
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所  
其二百八所應禮可奉祠如故其餘四百七十五所  
不應禮請皆罷奏可明年匡衡坐事免衆庶多言不  
當變動祭祀者天子異之以問劉向對曰家人謂庶人  
尚不欲絕種祠謂祭者况於國乎



魏文帝黃初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詔孝事禋大  
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  
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  
間無不沃醑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  
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

宋哲宗紹聖六年禮部侍郎黃裳請詔天下州軍籍  
所在祠廟畧叙本末如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之  
徽宗政和元年詔開封府一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  
之乃毀一千三十八區仍禁軍民擅立神祠

高宗建炎以後凡郊教皆云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

士有功於民載在祀典者命所在有司祭之

臣按有天下者祭百神非獨郊廟之尊山川之顯在所當禮也前代之所舉者有其舉之則莫敢廢也山川土地之神則有神而無人如唐之曲江宋之夷門山之類忠臣烈士之神則有人而後爲神如唐之睢陽廟宋之崔府君之類我國家初建都于金陵其山川社稷之外前代之忠臣烈士有所謂蔣忠烈卞忠貞曹武惠劉忠肅衛國忠蕭諸廟皆

敕命有司建置歲時致祭者也又有所謂功臣

廟以祀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河王邵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與夫馮國用耿再成丁德興張德勝吳禎康茂才茅成胡大海趙德勝華高俞通海吳良曹良臣吳復孫興祖十五人者皆開國之元勳大臣有功于國者也此外所謂真武廟壽寧侯廟五顯天妃之類皆前代所有者亦不廢焉

祭告祈禱之禮

小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孔安國曰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舜服堯喪三

年畢將卽位故復至文祖廟告

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丁未祀于廟廟邦甸

侯衛駿也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蔡沈曰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

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

既告祖廟燔柴祀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

漢文帝卽皇帝位入未央宮十月辛亥見于高廟

光武卽位于鄴爲壇管于鄴之陽祭告天地六宗羣

神俱從

唐高祖卽皇帝位命兼太尉蕭造告于南郊

宋太祖卽皇帝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羣神

高宗卽位告于昊天上帝

孝宗以三十二年受禪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官

諸官觀諸陵紹興兩橫官光宗寧宗亦如之

以上告卽位儀

祥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

泰山也

柴望望而秩

列帛祝號于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入

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

山如西禮歸格于藝祖

卽文廟用特也

詩序時邁巡守祭告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

也

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禴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禴

陳澧曰類宜造皆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

出爲巡守也

以上巡守祭告儀

古語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位成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臣按成王欲遷都于洛告于祖禴則躬行祭祀

告于郊社則命周公于新邑行禮註家並無成  
王遣祭之文則似以爲周公自祭恐無此理蓋  
成周初營洛邑非惟告于郊社以遷都之故且  
用以告上帝及社稷之神俾安其位也然無告  
廟之祭者意是時宗廟猶在于豐廟宇雖成而

未遷主乎

以上營  
都邑儀

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

赤一

王命作冊逸

史佚

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入大室

清廟

室

中禩  
淮地  
降神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孔安國曰成王居洛邑始於新邑烝祭古者褒德

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王爲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烝祭日。

逸祝冊者，史佚爲祝冊以告神也。

臣按洛誥篇未記祝冊事，旣曰惟告周公，其後入曰王命周公，後孔疏以爲尊周公立，其後爲魯侯。蔡傳以爲命周公治洛，留守其後。考之經文，無留守意，而禮有賜爵，釋於大廟，史由君右執策之文，意者成王以周公有大功，以治洛功成，遂因時祭而作冊告神，以封其後歟。



詩大雅江漢篇曰王命召虎來旬也來宣也文武受

命召公康公也維翰幹也無曰予小子王自稱也召公是似肇

也也敎戎漢也功也用錫爾秬也爾也圭瓊也和也鬯也一也白也尊也

信于文人先聖之有文德者錫山土周于河則受命自召祖

穆公之和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臣按先儒有言錫山川土田必使虎受賜于岐

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非

宣王之賞如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

功如受教於乃祖康公也三代令王不責臣子

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

動之也。嗚呼至哉。

祭統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於阼。嚳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年齊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也。奠于其廟。

漢武帝元狩六年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

且爲燕王晉爲廣陵王。闕之策曰。嗚呼小子。闕受茲

音社。燕王曰玄社。廣陵王曰赤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

于東土。燕王北七廣陵王南土。世世爲漢藩輔。

臣按先儒謂古者封國必告于廟而冊之。示不

敢專也漢書未開史記三王世家武帝從大司

馬去疾之請得立齊燕廣陵三王策書有廟立

之文蓋嘗時必有告廟之禮云

以上廟封之儀

秦誓曰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

冢土以爾有衆底

致天之罰也

武成曰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

將有大正于商

周禮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屬將

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鄭玄曰將有事于神則大祝居前以祝辭告之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乎祖禘於所  
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  
巡代以遷廟主行載于齊齊車言必有尊也

臣按先儒謂齊車示有齊敬之心焉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謂未有當設之廟可遷之主則何主

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  
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  
舍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飲幣玉齎請雨階  
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祭戎

有受脰

宜社之內

神之大節也

孔穎達曰宗廟之祀則有執膳兵戎之祭則有受

脰此是交神之大節也

孔叢子曰天子命有司以特牲告社告所以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車主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皆于道左社主居

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告焉

以上既行之儀

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鄭玄曰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祫

臣按魯僖公亦以巫庭舞雩不得雨欲焚之則

是自古祈雨以巫其來久矣

春秋桓公五年大雩

胡安國曰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境內之山川爾魯諸侯而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可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而特謂之大

左傳曰龍見而雩

楊復曰春秋書雩二十有一、因旱而雩也、龍見而雩、乃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長、於此時而雩、與爲百穀祈膏雨於啓蟄之郊、其意同、皆是聖人爲民之心切遠也、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季秋之月、大饗帝、

祭法、雩宗祭水旱也、

通典、建巳月雩、五方上帝名曰雩、崇於南郊之傍、命

樂正習盛樂舞皇舞

臣按雩之爲祭蓋天子於郊天之外別爲壇以祈雨者也當夫孟夏之月萬物將成之際斯時也必資雨澤以膏潤之然後秋成可望焉故三代盛時當夫龍見之月而有大雪之祭備盛樂集羣巫八音之聲迭奏歌呼之聲不絕或舞而擗踊或噓而嘆息蓋以斯民窮苦之狀裁傷之情上達於天聽庶其或有所聞垂閔念之仁而爲降雨澤以甦民困耳後世此禮不傳而在位者遇有旱暵之災慮斯民之無告往往假異端



之術爲祈禱之事。令方士用符呪指斥怒罵。甚至殺害物命。耗盡民財。冒天之功。以希爵賞。嗚呼上帝之靈。不以誠感。而以法術劫制之。可乎。

臣請游郊兆之傍。擇地以爲雩壇。命禮官參酌。

古今雩祭之禮。每歲孟夏以後。及遇有水旱。舉行之。痛革異端之邪術。以復古人之盛禮。庶幾上感。

天心以致雨暘之時。若

以上太雩之祭

詩商頌玄鳥篇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臣按高禘之祭。商時已有之。則無子而祈禱于

天亦有降鑒之理。詩傳曰：簡狄從帝而祀郊禘。則是帝嚳之時，已有此矣。

大雅生民篇曰：厥初生民。

人也。時是也。

維姜嫄。

高辛氏妃。

生民

如何。克禋。

精意以享之。

克祀。

祀郊禘也。

以弗。

弗之言被也。

無子。

求有子也。

履。

踐也。

帝武。

迹也。

敏。

楫也。

攸介。

大也。

攸止。

載震。

媛也。

載。

養也。

時維。

后稷。

臣按先儒謂祠以仲春，正月侯也。祭以大牢，尊其禮也。祀以南郊，重其事也。

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

燕也。

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

高禘。

先禘之神。

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

帶以弓韉

弓衣也

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陳澧曰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  
爲祠禱祈嗣之侯古有禘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  
禘祀上帝則亦配祭之故謂之高禖后妃帥九嬪  
御者從往而侍奉祀禮事也禮天子所御者祭畢  
而酌酒以飲其先所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  
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也故以爲祥

史記殷本紀曰契母曰簡狄爲帝譽妃三人行浴見  
玄鳥卵取之因孕生契

三代世表曰后稷母爲姜嫄出見大人迹而履踐之

知於身則生后稷

褚少孫曰稷契之父皆黃帝之子也詩言契生於  
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奈何  
無父而生乎。

陳澔曰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但謂簡狄以玄鳥  
至之時祈于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若自  
天而降下耳鄭註乃有墮卵吞孕之事與生民詩  
註所言姜嫄履巨跡而生棄之事皆怪妄不經

臣竊以爲古者祀高禘於郊壇郊者祀天之常  
所而使后妃嬪御涉於其間不無褻瀆况郊在

國都之外，而后妃嬪御之出入，亦或有不便焉者。臣請擇宮中潔靜之地，立爲禘壇，中設帝位。

而以高禘配，庶於行禮爲宜。

以上高禘之祀

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謂四嶽四瀆

臣按：旅者，合衆神而祭之也。舉天之上帝，地之四望，則衆神皆合祭之矣。

小宗伯：大雩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

祇

凡天地之

大災類社稷宗廟，則爲位。

賈公彥曰：大災者，謂國遭水火及年穀不熟，則禱祠于上下天地神。祈天裁，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

裁謂震裂則類祭社稷及宗廟亦以小宗伯爲位祭之、

大祝掌六祈三日繪四曰禱

王昭禹曰祈以其陳信於鬼神祇而已禱若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類祭若春秋祭禱之屬

梁王崩晉侯

景公

召伯宗

大夫

重人

絳人乘重載之車者

曰國主山

川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

去盛饌

降服

損盛服

乘緦

車無文

徹樂出次

舍于郊

祝幣

陳于帛

史辭

修文辭

以禮焉

杜預曰以禮禮其山川也

齊有彗星齊侯

景公

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祗取誣焉

大道不誚

誚不貳其命

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

以除穢也

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

周書金縢曰王有疾弗豫

不悅也

公爲三壇同禱

降也

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植也

璧乘珪

珪璧所以禮神

乃告

大王王季文王史

大史

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

武王

邁

邁厲也

厲也

疾若爾三王是有丕

元也

子之責于天以

且

周公名

代某之身

儀禮疾病乃行禱五祀

周禮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

禱福也

祠

報福也

事掌以時招梗膾禴之事以除疾殃

男巫春招

招吉

弭

去禍

以除疾病

臣按商書有巫風之說，則巫在商已有之，而周公於巽卦爻辭，亦有史巫之占，周禮以之設官，司巫掌羣巫之政令，有男巫有女巫，天有旱暵，則舞雩，國有大災，則待命，人有疾病，則招弭，則是巫之設，凡剛之祭，望喪事，禴祭，祈禳，無不與焉。其大要在通鬼神而已。後世巫不設官，而禴祭禱祠之事，則未嘗廢。巫之事，遂流於淫，誣妖，誕之末學。老氏者，遂陰竊巫覡之柄，以爲禳星告斗之法。其後佛氏又倣老氏而爲之，世之儒



者遂謂巫不誅醫不行，殊不知三代之世，醫與巫並行也。苟如周人設官而禁其爲幻誕矯誣

僭越之事，是亦絕地天通之一事也。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

百隸而時難也。以索也。室毆疫。

月令季春之月，命國籩。音那九門磔。裂牲謂磔除禍之磔

以畢春氣，仲秋之月，天子乃籩，以達秋氣。季冬之

月，命有司大籩，傍磔。

陳澧曰：春者陰氣之終，故磔禳以終其癘氣也。季

春命國籩，以畢春氣。仲秋獨言天子籩者，此爲除

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雊也季春惟國家之雊仲秋惟天子之雊季冬則下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雊也傍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禳而已

漢志先臘一日大雊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傴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

八續漢書卷之七十一  
二二一  
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煎黃  
門令奏曰候子備請逐疫於是黃門倡候子和嚙呼  
周遍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逸疫出端門以次傳火棄  
糶水中

設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始於周禮方  
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三時季春行於國中  
仲秋行於宮禁惟季冬謂之大儺則通上下行  
之也漢以中黃門爲之蓋以其出入禁掖爲便  
今世此法不傳然宮中邃密陰氣徧盛不能無  
影響之疑於是乎假外道以驅除之元人至遣

西番僧入宮持呪每歲元正命所謂佛子者張  
白傘蓋徧遊都城此何理也臣請斟酌漢唐之  
制俾內臣依古制以爲索室逐疫之法是亦開  
異端嚴宮禁之一事也以上大難

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

梁天監中有請封禪者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禹  
代宗是爲巡狩而鄭玄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  
考績燔燎禪于梁父刻石記號此緯書之曲說七十  
一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始  
安得鐫文告成矣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

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  
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爲法也

釋奠先師之禮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

五帝學名

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

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德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  
樂祖祭於瞽宗。

鄭玄曰有道德者若舜命夔典樂教胥子是也。死  
則以爲樂之祖神而祭之。

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

合音釋采讀爲采

注制天子出征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

樂官之長

習舞釋菜仲丁又

命樂正入學習樂

陳澧曰此月上旬之丁日必用丁者以先庚二日  
後甲三日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  
菜之禮告先師也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若漢禮有高堂生樂  
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爲之

陳澧曰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食  
飲酬酢等事所以若此者以其主于行禮非報功

也。先師謂前代習明此事之師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

朱熹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爲合樂國故當爲養紀凶札之類。

魏了翁曰自孔子以前曰聖曰賢有道有德未有不生都顯位沒祭大烝者此非諸生所得祠也。自君師之職不修學校廢非牧壞民散而無所繫於是始有師弟子羣居以相講受者所謂各祭其先師疑秦漢以來始有之。而詩書禮樂各立師不能

以相通此亦可見世變日降君師之職下移而先  
王之道分裂矣然而春秋戰國之亂猶有聖賢爲  
之師秦漢以來猶有專門爲之師故所在郡國尚  
存先師之號

始立學者既興

當作

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投器

乃退饋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

陳澔曰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典  
塗爨既畢卽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既  
又釋菜告此器之將用也

熊禾曰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通



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樂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則此樂器用幣是也、

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漢高帝過魯以大牢祀孔子、

臣按此漢以來祀孔子之始

平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

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諫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帝時始封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衆、遂

其姦謀也。

臣按此後世尊崇孔子之始。夫平帝之世政出王莽姦僞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

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

臣按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

魏正始七年，令太常釋奠以大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顏淵配。

臣按漢以來釋奠之禮始見於此。前此祠孔子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于太學。

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七年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

臣按此太子釋奠之始

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六佾宜設軒懸之樂

臣按釋奠用六佾軒懸之樂始此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之禮

臣按有司薦享始于此前此但云釋奠而未嘗言廟至是始有宣尼廟之文

北齊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

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  
臣按此後世朔日行禮之始。

隋制國子學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

臣按前此元魏雖命有司薦享未名爲釋奠及有定時至是始命州縣學以春秋二仲釋奠。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

臣按自魏釋奠孔子於辟雍後至元魏始有廟然不知其何時立也至是高祖始詔國子立廟。

然周公孔子各自爲廟。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爲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孔子故晉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從之。

臣按至是始定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

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于先聖先師。皇太子爲初獻國子祭酒爲亞獻司業爲終獻初釋奠以儒官自爲祭主至是中書奏按禮凡學春釋奠于

先師註謂官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國家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命有司典秩節總祭先聖先師焉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祝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其諸州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無博士以主簿爲終獻

臣按此後世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蓋學官自祭也而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於此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

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臣按此後世以先儒配享孔子之始

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爲太師

總章元年顏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

臣按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參配享亦始於此

玄宗開元八年司業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  
立侍準禮投坐不立投立不跪請據禮文合從坐侍  
又四科弟子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  
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第  
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會  
參孝道可崇準二十二賢從享詔顏子等十哲宜爲  
坐像悉令從祀會參特爲坐像坐十哲之次

馬端臨曰禮記釋奠于先聖先師之說鄭康成釋  
先師以爲如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  
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儒言釋奠者本禮記言先師



者本鄭氏唐貞觀時遂以左丘明以下二十二  
爲先師配食孔聖夫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  
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  
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舍是不錄而皆取之  
於釋經之諸儒姑以二十二子言之獨于夏無以  
議爲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於聖人而  
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  
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因爲該洽而義理  
間有差舛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  
識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

之貧鄙則其素履固當見擯於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與。李元璿雖懇懇言之。而僅能升十哲。曾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霑享祀。蓋拘於康成之註。而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人之傳也。

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玉。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爲像。云觀李元璿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

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  
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聖祖毅然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  
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夫國學廟貌

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  
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  
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  
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惟文廟之在  
南京者固已

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

重修廟學，惜無以此。

上聞者，儻有以聞，未必不從。

開元二十七年，追謚孔子爲文宣王，贈顏子爲兗國公，閔損等九人爲侯，曾參等爲伯。

臣按此孔子封王，弟子封公侯之始。夫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爲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爲宣，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

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汗下之見，何足以爲吾聖人之輕重哉。

宋太祖建隆三年，詔廟門立戟十六。真宗咸平中，追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費侯閔損以下皆爲公，郝伯曾參以下爲侯，魯史左丘明以下爲伯，尊以犯聖祖諱，改玄聖爲至聖。

臣按真宗先詔有司檢討漢唐褒崇宜聖故事，初欲追謚爲帝，或言宜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美名曰玄聖，蓋以春秋演之圖曰孔子毋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莊子曰恬淡玄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爲稱，嗚呼，謚之有無，固不爲之輕重，况加之非聖之言，既加之矣，而又以犯其誕妄之祖之諱而改之哉。

仁宗天禧中，判國子監孫奭言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爲三獻，新禮以三公行事，近年只差獻官二員，通攝，未副崇視嚮學之意。

臣竊伏讀

聖祖御製文集其國子祭酒話略曰大學之設所以教君之嗣貴臣之子名曰太學既立之矣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官稱曰何祭酒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祀事也且仲尼歷代崇其德性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祭酒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職潔牲牢精籩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爲飲之長而先奠之曰祭酒斯說未然今特授爲國子祭酒爾尚竭乃恭而臨祭靜乃心以對神庶

不負委令之意。噫！自古制誥乃詞臣代草，我

聖祖則親灑宸翰。所謂祭酒者，雖與古人命名之意不同。然

聖君發言，則爲經。自我作古，可也。本朝舊制主

祭，遣國子祭酒。其後乃遣翰林院官。然祭酒初

上猶遣一次。臣請如舊制，或主祭，遣內閣大

臣，其亞獻終獻如唐。宋遣祭酒司業，不然春秋

二祭迭遣焉。庶幾合

聖祖所製誥詞之盛意。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陳賜曰小有釋菜而以食爲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爲主其習舞與聲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北齊以太牢釋奠孔子設軒架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用官架之樂宋朝上丁釋奠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有歌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矣

臣按

本朝釋奠孔子用登歌堂上堂下之樂咸備初用六佾舞成化中以侍郎周洪謨言加入佾云

神宗元豐七年以孟子同顏子配食宣聖荀况楊雄  
韓愈並從祀

臣按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自唐以左上明二  
十二人從祀之後至是始以荀况三人者從祀  
徽宗崇寧四年從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  
服九章

臣按此宣聖用天子冕旒之始

大觀二年詔躋予思從祀

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用王者之制

理宗淳祐元年加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

臣 按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

景定二年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

度宗咸淳三年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顏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

臣 按此顏曾思孟配享之始。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始加孔子號曰大成。

仁宗皇慶二年以詠衡從祀孔子。

文宗至順元年加封顏回爲兗國復聖公會參鄉國。

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子孟軻鄒國亞聖公

是年又加孔子父母封爵

始以董仲舒從祀孔子

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列躋子張於  
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  
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  
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  
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  
點鯉於庭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  
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

奚以爲訓

臣按熊禾謂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  
中、南面、顏路會、魯孔鯉、孟孫氏、魯食、西嚮、春秋  
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  
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  
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然臣以爲今天下州  
縣皆有祭、處處皆設、恐至於煩瀆、說者謂泗水  
侯、孔林、自有廟、曲阜侯宜祀於其子顏子之廟  
而以顏子配、萊蕪侯無後、今嘉祥有會子墓、當  
有祠、宜於此祀萊蕪侯、而以會子配、否則特立

一廟於曲阜特祀三子而以顏子會子子思配  
熊禾謂有王者作禮當損益祀不可瀆也姑誌  
于此、

國朝洪武三年十一月禮部更定釋奠孔子祭器禮  
物正位特一羊一豕一邊豆各十登一鉶一簋籩各  
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於  
座下弗稱其儀其來已久至是定擬各爲高案其豆  
邊簋籩悉代以簞器、

臣按古者席地而坐故俎豆置於豆間之地斯  
爲宜矣今旣塑爲高像而坐於倚榻之間而所

謂俎豆者，仍置於地。此蘇氏所以有匍匐就食之譏也。然既爲今人之座，則當用今人之案。既用今人之案，則用今人之器，亦何不可也。且古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帝幸魯祠，帝升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猶有古意。自尊孔子爲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向。獻官序立東廡之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以神道尚右，西乃迎送神之所，避右不敢當尊故也。宋人以顏孟配享，俱列在聖像之東，其後因王安石

配享乃以坐對顏子西坐東向其後革去安石  
從祀增入曾子子思俱坐於東此姚燧所以有  
江左進會子子思並顏孟之說然謂之並南面  
則不知何據也熊禾謂顏曾思孟所在學校皆  
東坐西向十哲兩廡從祀皆左右列則是宋末  
元初其制已如此矣今則四子者配享皆左右  
列不知始於何時意者宋金分治宋人之制如  
熊禾所云金人之制則以顏孟與孔子並列其  
後平宋又加以曾思因而不改歟燧之所見蓋  
北方廟像歟宋濂謂古者求神於陰陽既奠炳



蕭合羶薌今用薰香代之爲簡古者司烜共庭  
燎以其祭享之事今用秉炬當之爲瀆臣竊以  
爲祭所以寓吾誠不專在物禮從宜而可以義  
起古祭必用牲牢蔬果而牲牢蔬果之用於今  
者其物雖同於昔而物之生則在於今也以今  
日之物而祀先代之神正不必泥但所謂木主  
之設乃

聖祖之盛制而子先父食乃天倫之所繫則不可  
以憚於改作而因循耳

是年革去天下神號其詔略曰歷代忠臣烈士亦皆

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

洪武十七年敕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

正統中以宋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元吳澄從祀

臣考禮止釋奠于先聖先師而無從祀之說從祀之說始於唐太宗時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食先師也自是之後益以荀况楊雄韓愈宋兩渡後始加以周程張朱邵馬及張栻呂祖謙

元人又加以董仲舒許衡

皇朝又加以此四人者、蓋安國傳春秋、沈註書、德秀著大學衍義、激著諸經纂言、是皆有功於聖門者也、已祀而黜者、惟楊雄一人、若孔孟以後之儒、有功於聖經者、無不祀矣、惟楊時者、從學於二程、載道而南、使無時焉、則無朱熹矣、何也在宋金分裂之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雖伊洛之間、不復知有程氏之學、則時載二程之道而南、其功不可泯也、乃不得如言性惡之荀況、宗旨莊老之王弼、附會議緯之賈逵、並祀於

孔子廟庭以從於二程之後、朱呂之前、豈非闕典歟、

臣按修之記作於宋盛時、而謂釋菜禮亡、又謂釋奠幸存而亦無樂、

今制則國子監每月朔先期、太常寺送兔蔬等物、三日行禮、其春秋上丁二祭、則先期

皇帝傳制、遣官行禮、文武官朝服侍班、牲用大牢、禮行三獻、樂備登歌、舞用八佾、其禮可謂備矣、說者謂釋奠釋菜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今世之樂、龔勝國用宋人魏漢津所製大晟之

故耳、非古樂也。

熊禾曰、先王建學、必祀先聖先師、自古至今、未有以異獨五學之說、不同禮家謂詩書禮樂各有其師、所以爲祀亦異、則疑出於漢儒專門之附會、三代以上大道未分、必不至此、夫京師首善之地、莫先於天子之太學、天子大學祀典、宜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其道德功言、載之六經、傳在萬世、若以伏羲爲道之祖、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其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皆見而知者、周公不惟爲法於天下、而易詩書所載、與夫周禮儀禮之書、皆可傳於

後世。至若稷之立極陳常契之明倫敷教夷之降典益之贊德傳說之論學箕子之陳範是皆可以與享於先王者。以此秩祀天子之學禮亦宜之。若夫孔子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天下萬世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

宋濂曰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苟如禾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

臣按

本朝於京師有帝王廟而以當時功臣配享與熊禾此議合但不領於學官耳請於帝王廟設官懸備侑舞一如文廟每歲春秋傳制遣官致祭一如祀孔子而太學則祀宣聖如故

禾又言孔明之在南陽管幼安之在東海張九齡之在曲江陽城之在晉鄙三代而下論天下人物亦當首稱又如蜀之文翁閩之常袞首開一方文治凡若此類宜悉詔郡國按其舊志採其尤著者悉以來上列之羣祀

臣按今世州郡縣學往往有鄉賢祠然多出私祭非朝廷祀典所秩者乞如永議行之

唐玄宗開元十九年置太公廟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八編類纂卷之四十八

大學衍義補

禮曹

崇教化

總論教化之道

賁之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離之彖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書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相親五品不遜順也汝作司

徒掌教之官敬敷也五教在寬

武成曰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洛誥曰聽朕教汝于棊民彛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  
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君牙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  
心罔中淮爾之中

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  
擾邦國

太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日  
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日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三日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日以樂禮教和則民

不乖。五日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日以俗教安，則民  
不偷。七日以刑教中，則民不競。暴八日以誓教恤，則  
民不怠。九日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日以世事教能，  
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日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  
日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以五禮

吉凶軍  
賓嘉

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以六樂

雲門  
咸池

大韶大夏  
大濩大武

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

干教象之法。

于象魏

雉門  
而觀

使萬民觀教象，挾日

一旬  
爲挾

而斂之，乃施

教法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歲終則令教官正治而致事正歲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

吳澂曰正治修其文書致事上其計簿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

禮記王制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滯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反不足上賢以崇德簡差不肖以拙惡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

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  
齊去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  
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漢書食貨志曰五家爲隣五隣爲里四里爲族五族  
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隣長  
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爲鄉也於里有  
序而在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讀爲化焉春  
令民畢出在塾冬則畢入於邑所以順陰陽備寇賊  
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隣長坐於  
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

分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責女工  
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  
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  
其傷怨刺之詩是月餘子亦在序室八歲入小學十五  
入大學此先王制土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畧也

臣按成周盛時富而教之其規條之詳如此當  
是之時男有教女有業而無外慕出位之思非  
禮犯分之爲此垂爭凌犯之風所以不作也

### 設學校以立教

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莊敬也

剛而無

與母同

虐簡而無

與同

放詩言志歌詠言聲依

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

奪倫神人以和

大雅棫樸詩曰倬

大也

彼雲漢天爲章文于天周王壽

考遐

與何同

不作人

朱熹曰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

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作人謂變化鼓舞之

也

曹居貞曰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奮動

之鳥能自奮而有成哉

早麓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第君子遐不作人

思齊詩曰肆成人

冠以上為成人

有德小子

童子

有造

為

古之

人無斃譽

名髦也

斯士

靈臺詩曰於論

倫也

鼓鐘於樂辟

壁也

通應

澤也

朱熹曰辟靡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地也水旋丘

如壁以節觀者故曰辟靡

文王有聲曰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皇王丞

丞君也哉

張載曰靈臺辟靡文王之學也鎬京辟靡武王之

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

詩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小雅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魯頌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頌凡八章首章曰思

發語

樂泮水

泮官之水

薄采其芹

水

魯侯戾

至

止

言觀其

旂其旂後後

飛揚也

鸞聲嘒嘒

和也

無小無大從公子邁

朱熹曰諸侯之學樂射之宮謂之泮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如半宮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以名也

周禮大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相任得民

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敏德以爲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以教國子第。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貴謂有職

守在學者遊謂無職守在學者

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

朱申曰古之爲教德行道藝而已。師氏教國子以

德行政保氏養以道而教以六藝焉五禮吉凶賓  
嘉賓也六樂雲門大韶大成大夏大濩大武也五  
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  
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注  
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布差分少廣商功  
均輸盈朒方程勾股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  
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  
典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成大  
濩大夏大濩大武

大胥掌學士之版

籀也

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

菜合

舞。秋頒學合聲。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

觶

謂

其不敬者。巡舞列

而撻

其

忘慢者

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辟雍。諸侯曰類宮。

臣按學之名自五帝之時有之。然始見周禮大司祭所謂成均者。說者謂此大學也。而未聞有諸侯學。諸侯有學始見于魯頌。而此言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又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

在郊。則是諸侯。非但有學。而其學又有小大焉。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王大子王子。羣后

謂諸

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

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

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

去食

屏之遠方。

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文王世子凡學。

以下皆

世子及學士必時。

四時各春有所教

夏學干

盾也。句于義也。

秋冬學羽

翟雉之羽。

籥、箛、簫、篪

皆於東序屬。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

助也。

籥師學戈，箛師承贊之，胥

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

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如禮執禮者詔。

吳澂曰：詩云以雅以南，謂詩之二雅二南，胥鼓南

者亦謂大胥以鼓而節二南之樂歌。

臣按：土制主於教，造士而王，太子王子羣后之

太子元士之適子亦與焉，文王世子主於教世

子而國之學士亦及焉，蓋古者大學之設以教

胥子而必及於俊選，以其位雖有貴賤而他日

並皆將有輔世長民之責。皆不可以不教也。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塾，宗殷學也。頌宮，周學也。

孔穎達曰：此明魯得立西代之學。

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又曰：古之

王者建

立也。

國君

也。

民教

立教也。

爲先。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

鄭玄曰：術當爲遂。五百家爲黨，萬二千五百家爲遂。

臣竊觀三代以後之君，以武功定天下者，往往

緩於文事漢歷高惠文景至武帝五世始立太  
學宋歷太祖太宗真宗至仁宗四世州郡始有  
學我

聖祖立國子學於未登極前之三年立郡縣學於  
登極後之二年至於八年卽立社學其與古人  
家塾黨庠術序之名雖不同其以上著教人則  
一也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

一年視離經

離經經書句讀

辨志

別其趨向

三年視敬業

於所習無怠忽

樂羣

於朋徒無睽感

五年視博習

以不

程度爲

親師

於訓誨知善好

七年視論學

講求學問益與

取友

擇取益者



謂之小成。九年知類。

知其類聚。

通達。

明通義理。

強立而不反，謂

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

之。此大學之道也。

臣按此古者學校逐年比較之法。

大學始教。

入學之初。

皮弁祭菜。

有司衣皮弁之服，祭瓊藻之菜。

示節道也。

示之以尊。

宵雅。

小雅。

肄。

習也。

三。

釋菜歌鹿鳴。

官其始也。

三詩取居官受汪之美，誘其初志。

入學鼓篋。

入學時擊鼓發篋，出其書。

孫其業也。

以遷順之心。

夏楚二物。

夏，櫻也。楚，荆也。

收其威也。

收，斂也。未卜。

禘。

五年大祭。

不視學，游其志也。

不五年不視學，優游學者之心志。

時觀而

不語。

春秋視學無有言說。

存其心也。

存其心思。

幼者聽而弗問。

聽受師說。

無有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

大學之教也時。

春夏秋教。

四時必有正業。

退息。

退而必

有居學不學操縵。

操弄琴瑟之絃

不能安弦。不學搏依。

廣求理物

之所

不能安詩。不學雜服。

冕弁衣裳之類

不能安禮。不興其

藝。即三者之學

不能樂。

好也

故君子之學也。藏焉修焉。息

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

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

今之教者。呻

吟誦

其佔

視也

畢

簡也

多其訊

問也。言及于數

所言

不進

而不顧

其安

使人不由

其誠

教人不盡其

止一端。

林其施之也。恃其求

猶責也

之也。佛

弗

夫然故隱其學

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臣按

祖宗以來設立學校惟立師儒以教導之命有司以提調之未嘗有提督憲臣之設至正統中以學政多廢弛乃用建議者每道添設風憲官員以專督學政設官之意止欲振作其頽墮者耳非使其人各自爲一法以通教一方之學者夫聖人施教各因其材雖以孔門弟子猶分四科顧乃以中人以上之私見而欲盡律一方之

人才使之如已且所督地方多者三四千里一歲不能徧歷所至之處又不能浹旬卽去固有九年而僅一至者彼豈聖人而能過化存神哉  
臣竊以爲今兩京畿及十三藩所用者須十有四人其人未易得也莫若復

祖宗之舊必欲設置乞敕內閣儒臣將洪武初侍御史睢稼建言

朝命省臺部官會議定擬格式立碑在天下學校者及憲綱等書一一斟酌詳議參以聖賢教學之法以中人以下爲準立爲學校教養法式

命禮部頒行天下，俾其遵依。爲師儒者必依此式爲教，爲生徒者必依此式爲學，爲守令者必依此式提調，而提學憲臣所至，一以此式考驗。讀書作文寫字，凡此三者，一以中人以下爲則，每日背書不過二百字，習字亦然。作課則隨其學力所至，以爲數。本經四書史鑑經議策論，其正業也。有志及於子集，及作詩辭者，聽不以是爲正業而試之。其出題不許裁截破碎經文，及出偏僻之書，課必文從理順，不許奇怪尖新，以是爲準。每月學校將所出題目申提學憲，臣憲

臣以其所出題目申禮部轉行翰林院國子監  
看詳如此則進人顧其安使人由其誠教人盡  
其才而施之不悖於正理而求之不拂於常情  
矣。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踰  
也節言分限而施之謂孫順也相觀而善之謂摩相厲也

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拒扞也格如地之堅  
凍難而不勝不能承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人  
施謂躑躅等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  
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

山廢也。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

才存餘者

或失則寡。

才不足者

或失則易。

後快者

或失則止。

鈍滯者

此四

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漢武帝初，董仲舒對策曰：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

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

非理財之

又曰：養士莫大庠。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

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對云應書者，謂無應舉賢良文學之詔

書是王道，往往而絕也。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

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臣按漢興高祖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元年公孫弘爲學官，謂曰：丞相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才。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以及外，今陛下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



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

臣按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武帝因公孫弘請爲博士官，置弟子。史言武帝所謂興大學者此也。漢以後有太學，始此。而史不明書其事，說者謂武帝未嘗築宮以居之。然考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則太學實建于此。

唐太宗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進

生員其書筭各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高麗自濟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辭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臣按陽城爲此言以告諸生則是唐無歸省之令我朝學規每三年一次歸省著在令甲一日不容過則是我

祖宗以孝爲訓前代所不及也竊觀自古學制其

規範皆出自有司看詳處置惟我

朝學規出自

聖祖所定。

宋仁宗慶曆中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  
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於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  
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擇通經  
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  
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筭仕往  
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  
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

州取瑗法以爲太學法著爲令

臣按三代以後文治首稱宋朝然其立學乃在四世之後自其開國至是幾八十年矣我

聖祖以歲戊申開國明年卽詔天下府州縣立學其太學之立乃在未登極之前三年歲乙巳也方其初立學也擢許存仁爲博士以專學事四年陞學爲四品始設祭酒卽拜存仁爲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

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所謂治事者固已在

乎經義之中。一時學校之士無不明經者。經明以之治事。凡所謂水利邊防等事。皆自此而推之也。宋人乃分之爲二。則是以體用爲二事。而非聖賢之學矣。

神宗熙寧八年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

元豐元年詔選諸州學官共五十三員

馬端臨曰元豐中大興學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員。蓋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設故也。其所用者。既是有出身人。然又必試中而後授。則

與入館閣翰苑者同科其遴選至矣。

臣按

祖宗以來最重教官之選。往往取之耆儒宿學。其後科目興。乃取之乙榜舉人。其有優異者。不次擢居顯要。近世師儒之職日輕。公卿藩臬略不加之以禮。而乙科舉人多不屑就。乃取歲貢之士。爲之徒取充位而已。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舍試。補上舍

生封彌照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較  
公試外舍生八第一第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者  
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義升上舍上舍  
分三等俱優爲上一優一平爲中俱平若一優一否  
爲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

馬端臨曰古人所謂中年考教九年大成者進德  
修業之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只限以  
通一經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彿如此至宋  
熙豐後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  
頽之以利祿之途然明經必至於通一藝試文而

必至於歷三舍皆非且暮可就故國家雖未嘗嚴  
其法制稽其去留而爲士者內耻於習業之未精  
外誘於榮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

高宗紹興八年葉林上言光武起于河朔五年而建  
太學元帝興於江左一年而建太學光武十分天下  
有其四元帝十分天下有其二然二君急於教養未  
嘗以恢復饋餉爲解今中興國祚駐蹕東南百司庶  
府經營略備若起太學計官吏生徒之費不過一觀  
察使之月俸願謀之大臣咨之宿學亟復盛典以昌

文治



臣按太學之設教養生徒以爲國家之用其所  
關係至重張載有言人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  
將大。

國家之有賢才猶人家之有子孫也所以培養  
之者烏可以不加之意哉。

祖宗養賢之制視前代爲盛各門設宣課司以收  
商稅盡以爲供給士子之費設典簿以掌錢糧  
設掌饌以司飲食其膳夫三更五點不起有誤  
會饌責罰三犯處以極刑監丞典簿掌饌管束  
不嚴重加責罰嗚呼

聖祖草創之初。事多未備。其所以廩養多士者已。如此其周密况。

列聖相承。承平日久。顧所以養士者。反不如草創之初可乎。臣請申明。

祖宗舊制。復會饌以養太學之士。是亦聖孝繼志述事之大節也。

程顥言于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蘊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

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此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首以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耻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朱熹學校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

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濫終之恩以塞利誘之塗

明道學以成教

周易乾九二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蒙之象曰蒙以養正聖功也。

大畜之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商書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

又曰惟學遜

謙和也

志務

專力也

時敏

無時而不致

厥修

乃來

又曰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詩敬之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荀子曰學惡音烏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

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真積力久則

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君子之學也入乎耳著乎心

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

耳之間財四寸耳。

楊子曰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

不範爲不少矣。一閔巷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

不勝異說焉。一閔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

師習乎習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微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韓愈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周惇頤曰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正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又曰聖人之道人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

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楊時曰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志學之士當知天下無不可爲之理無不可見之道思之宜深毋使心支而易昏守之宜篤毋使力淺而易奪要當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則天地之心自陳露於目前古人之大體已在我矣不然未免口耳之學

本經術以爲教

周易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是故天生神物。

謂著龜

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觀鳥獸之文。與

當有

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

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

錯。

宰

天之宰

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

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邵雍曰君子於易玩象玩數玩辭玩意夫易者聖人  
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  
消也闔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闔渾渾然無迹  
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孔安國曰孔子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  
夷煩亂剪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  
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  
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  
徒竝受其義

孔穎達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文繼伏生之

下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

朱熹又曰書有古文今古文乃壁中之書若今文乃

伏生口傳。

書曰詩言志。

臣按此萬世言詩之始。先儒謂自有天地萬物而詩之理已寓。嬰兒之嬉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箏鼓以土籥以鞀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曰詩言志。至於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則變風變雅已備矣。

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徂志發言爲詩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

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  
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  
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朱熹曰能以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  
詞不以正諫而託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  
而能有所動也

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  
變雅作矣。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  
六德爲之奉以律爲之音。

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史記曰古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其可施於  
禮義者三百五篇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臣按此言見於唐玄宗所製孝經序其言本何  
休公羊傳序序之言則出於緯經孝經鉤命決

也

左氏傳

成公十四年

君子曰春秋之稱微

辭

而顯

義志

記也

而晦

謂約言以記事敘而文微

婉

曲也

而成章

篇章

盡而不汗

謂盡其事

實無所

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穀梁傳曰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議而不辨。

司馬遷曰余聞之董生周道廢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去聲。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

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逆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

實爲大宗  
周禮次我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  
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  
也。以天下大過子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  
大宗也。

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  
也。今則無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  
於獲麟。

韓愈曰春秋謹嚴又曰孔子之作春秋諸侯用夷禮  
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周惇頤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爲後世王者



而修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功之無盡焉。

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斷例始見法之用。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

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又曰：春秋爲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又曰：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錄其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

以上論春秋

漢志曰：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

系類集 卷四ノ  
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越  
法度惡其害已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  
大壞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

韓愈曰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之於今者蓋寡沿襲  
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  
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  
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  
耶

真德秀曰韓子可謂好古矣然以爲於今無所用  
則亦考之未詳也

朱熹曰禮書如義禮尚完備於他書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儀禮經也禮記傳也

臣按古禮之傳於世也有三儀禮禮記周禮也

後世欲復古禮者必自儀禮始然儀禮止有士大夫禮而無有所謂天子禮者必合彼二禮與他書有及於禮者然後成全體焉朱子自輯家鄉邦國王朝禮其餘以付其門人黃幹楊復僅以成書名曰經傳通解後世有欲復古禮者尚有攷於斯書

以上論儀禮

文中子曰先師

謂孔子

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

此以往又曰吾視于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經制大備後之爲政有持循

張載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

臣按朱熹言周公當時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方是箇草本而孫處亦言周公之爲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也唐人預爲之必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其未經行故僅迹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噫臨事損益之一言非但周公作書之本意乃後人用則禮之活法也

臣按朱熹又謂五峰胡氏以周禮爲非周公致  
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官闕之事其  
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官闕交結近習以爲  
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蓋宮  
中府中宜爲一體凡夫人君之供奉用度一一  
皆關自外朝之大臣則人君固有所憚而不敢  
爲非禮而左右嬖倖之臣亦有所畏忌而不敢  
以非禮導其上也

臣按自有周官以來六典之設惟見於我  
朝前代雖設六部而宰相之官則未嘗廢也

呂祖謙曰嘗讀晉之國語每歎絳之富商常藩木槩過朝之事以爲富商之僥於財使之澤其車而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敢與士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遺化固隱然在此也

禮按周禮一書或以爲周公作或以爲非或謂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書或謂漢儒傳會之說或謂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或作七論七難以排之古人有言周禮一書有關文

軍司馬之類

有省文

逐大匠人之類

有互見

九等品舉之類有兼官公孤不備數教有豫設凡千里

封侯八伯有不常置夏采方相有舉其大綱者

十一之類四兩爲有副相副貳者自卿至下士各隨有常

卒之類有副相副貳者才高下同治此事有常

行者垂法象有不常行者合民詢國今觀諸經

其措置規模不徒於弼亮天地和洽神人而盟

詛讐伐凡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檢

梃君身防絕禍患而米鹽絲枲凡所以任賤役

者無不及也是書之作於周公與他經不類禮

記就於漢儒則王制所說朝聘爲文襄時事月

周典也由此言觀之則凡後儒疑周禮細碎者  
可以灑然矣若夫後世用之而往往取敗者豈  
是書之過哉不善用者之過也勸夫成周享國  
八百年之久其末也周之地不大於邾莒一介  
弁髦荒然擁虛器而立於強諸侯之上環而顧  
之皆莫敢萌非分之心獨何所畏哉周公之制  
有以維持之也此用周禮之明效也彼新莽荆  
舒假此以濟其私烏可因咽而廢食

臣按自周禮出於漢六官而亡其一世儒以考  
工記補冬官亡未始有異議者宋淳熙中俞庭



椿始著復古編謂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丘葵又參訂二家之說以爲成書吳澂作三禮考註首以是言且謂冬官未嘗亡而地官之文實亡也山是以觀則冬官本未嘗亡所亡者冬官首章所謂惟王建國至以爲民極二十字及乃立冬官司空至邦國二十字及大司空之職小司空之職二條亦如虞書之舜典實未嘗亡特失其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耳雖然自隋唐

以來立爲六部率以學校屬禮部財賦屬戶部  
行之實亦良便後世有志復古以致太平者師

周公之意而不泥其故迹可也

以上周禮

程頤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  
言甚多如樂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  
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  
其書亦多傳古意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惟樂記爲  
最近道學者深思而自得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  
言正

又曰或謂禮記又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

聖世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曾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安能到此必是古來流傳得此文字如此

臣按禮記一書雜出於漢儒然非漢儒所能作乃其所傳記者也大學曾子作中庸子思作緇衣公孫尼子作月令呂不韋作王制文帝時博士刺經作臣竊以爲易書詩春秋四經之外帝王之良法聖賢之格言雜出於四十九篇之中詳矣

吳澂曰漢興得先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大戴氏刪  
爲八十五小戴氏又損益爲四十三曲禮檀弓雜記  
分爲上下馬氏增以月令明堂位樂記鄭氏從而爲  
註總四十九篇以上禮記

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  
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  
精微易教也。恭儉莊中禮教也。爲辭比事春秋教也。  
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詐。禮之失節。樂之失賊。禮之失  
煩。春秋之失亂。

荀子曰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

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又曰禮樂法而不說。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

真德秀曰：法而不說，謂但言其法，使人自悟而無待於論說，故而不切。謂但述已然之得失，使人視以爲監，而不待於迫切。

莊子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臣按：荀況學聖人之道未至者，其言五經似矣。

莊周則非聖人之道而自爲一家言者而亦尊  
崇聖人之經如此且其言簡而理盡後之總論  
經者皆莫及焉然言六經而不及禮則彼學老  
聃者則固以禮爲忠信之薄而放蕩於禮法之  
外者乎苟之言則重乎禮莊之言則遺乎禮可

見儒學所以異於老莊者其辨在乎禮而已矣  
揚子曰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  
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言六

何晏曰論語二十篇齊論語別有問王知道凡二

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古論出孔氏  
壁中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凡二  
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金履祥曰此段何晏進論語集解之疏文也然魯  
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  
論古論爲之註三論始合爲今定本

以上  
論語

程復心曰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章之習虛無寂  
滅之教與夫權謀術數百家衆技皆紛然雜出此  
其所以差也

臣按大學在禮記中程氏兄弟始表章之朱熹

又爲之章句或問

朱子謂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擇焉而精其在章句語焉而詳其在或問乎所謂析之極其精而不亂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其朱子自道歟

以上大學

程頤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此篇乃孔子傳授心法子思子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成之則堯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

以上言中書

韓愈曰孔子之道大矣。其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



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別處諸  
侯之國又各以其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子

以上  
言孟